

许临星 安家正 著

峻青剧作选稿

蕙蘭生幽谷
清唐溢山川
品高行自潔
居素質弥堅

庚午春日畫蘭
出先初袖之時
峻青畫於上海

峻青

许临星 安家正 著

暖
剧
化
蹄
稿



许临星

(沪)新登字第201号

峻青创作论稿

许临星 安家正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125 插页: 4 字数: 180千字

1991年9月第一版

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1—2,000本

ISBN 7-5617-0693-6/I·051

定价: 3.55元



啊，大海，它是以伟力，所以
辽阔，所以**雄壮磅礴**，雄壮无比。它
是那么的长久，那么的永恒。那**悬崖峭壁**之
岸之古**大泽**之岸的岩石上，都有**万**
年刻下的岁月的印痕，这印痕，是**万**
年的丰饶，记载着生命的荣枯，历史
的兴衰，它使得古**往今来**的多少人
都在这大海的怀抱，发出**种种**
感叹。有的人**感叹**它出
了以海永恒人生苦短的**悲叹**，有的人
唱出了**老骥伏枥志在千里**的壮歌，
有的人看到今天**长江奔流**入海的雄姿
，触发了“**只道是千古风流人物**”的怀古情

序

“五·四”新文学革命以前，中国的作家是全都处在“士”与“仕”的社会层次的。新文学革命以后，就作家的总体而言，仍然不外乎这个层次。是“七·七”事变发生、抗日战争开始，这方面的情形才起了极大的变化。原来绝大多数作家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象上海、北平等，战争一爆发，他们有的到了前线，有的到了农村，有的到了延安，再由延安分赴各地。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中，我们不但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获得了民族的解放，而且彻底推倒了压迫我们的“三座大山”。从此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！自抗日战争开始，我们在敌后建立了无数革命根据地。根据地中，政治生活、社会生活、文化生活都具有了新的完全不同过去的内容。新的社会培养出了新的人民，我们的文学也成了人民的文学，一大批人民自己的作家就在这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了。孙峻青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。他出生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偏僻的山村，自幼家里很穷，只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私塾，就被抛向了社会的底层。是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，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，陶冶了他的思想情操，提高了他的文化素质，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。他在一九四一年写出了《风雪之夜》之后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，终于成为在党的培养下，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和散文家。这样的作家就全国来说出现了很多，只胶东半岛，除峻青外，还有象杨朔、虞棘、马少波、曲波、海默、漠雁、所云平、冯德英等一大批人，这使我们的作家队伍空前地壮大起来。

自粉碎“四人帮”、拨乱反正以来，我们文学界对当代文学的

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。具有文献性的《新文学大系》，第二个十年的共二十卷均已出版，第三个十年的也在陆续面世。一大批作家传记、作家评传、作家作品论，也纷纷进入我们的视野。峻青从踏上文学之路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个年头了。他的友好正在倡议为他创作五十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我阅读了许临星、安家正同志撰写的《峻青创作论稿》原稿。他们两位都是胶东人，都在高等学校任教多年，前者还兼任副校长。但是他们在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，一直在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。他们热爱峻青这位写自己家乡的作家，他们赞赏峻青那独特的艺术风格。他们阅读了峻青的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及有关的研究资料，决心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写出来，与一些文学界的同志交流意见。为此，他们倾注了很大的热情，用了三、四年的时间，三易其稿，终于写成了这本近二十万字的创作论。我读过这本书后感觉到，两位作者目的是明确的，态度是认真的，方法也是科学的。他们沿着峻青的创作道路，一步步地探索下来，而每一章各有所侧重，因而显得轨迹清晰，主次分明。在写作中，看来他们是有所追求的。他们在分析作家的创作时，比较重历史的探索，而且常常与同时代的某些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，使人感到厚重丰富一些。他们没有停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窠臼中，而总是力求有新的发现，新的突破，表现出自己的某些独到的见解来。他们还比较注意探索作品的艺术性而赋予其一定的美学品格。所有这些，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。而更主要的是，他们一直试图通过对峻青及其作品的分析研究，总结出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。这也是我们现代文学史应该做的事情，而迄今未能令人满意。

峻青是写战争文学的，由此，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。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，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，这点，在苏维埃时期已充分证明了，这就是：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生死的斗争的时候，一切为了战争，一切为了胜利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红色歌谣、红色戏剧，都可以说明这一点。写诗的目的不是为了供人玩赏，写剧本、演戏也

不是为了进行文娱活动，而是为了战争，为了鼓舞士气。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虽不同于红军时期的反“围剿”斗争，但其艰苦性却是相似的，它们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亡，个人身家的存殁，那就自然一切均服从于胜利！峻青曾经说过：“那时他们部队有个口号：‘人人都是战斗员，人人都是宣传员。’所以除去口头向群众宣传之外，也用笔练习着把这些事写下来。开始时只是写些通讯报导之类，以后也写文学作品了。”峻青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写作的。抗日战争年代，解放战争年代，我们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是这样的。我们的抗战文学就是为了抗战而写作的，解放战争文学也是为了获得解放而写作的。过去，有的外国文学评论家，说我们的当代战争文学都是宣传品，不是文学。记得三十年代，我们经常引用一位外国作家的一句名言：艺术就是宣传，意识的无意识的宣传。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，很难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有较高的艺术性，但没有艺术魅力的作品，其宣传力必然是微小的，在战争文学中也必然没有长久的生命力。说我们的文学是宣传品，我们试想哪种文学作品不是宣传一种思想意识呢？至于是不是文学，那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定论的，那要人民群众来鉴定，那要历史来考验。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考验，经过无数读者的鉴定，表明峻青的作品是深受人们喜爱的。峻青在我国当代文学中，是以写革命战争题材为主的优秀作家之一。由本书的作者用了几年的时间要将这本创作论写好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。诬蔑战争文学的论调可以休矣！

是为序。

田仲济

羊年之春写于泉城

目 录

序.....田仲济

引 言..... (1)

第一章 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

——创作前的准备..... (4)

一 苦水里泡大的孩子..... (4)

二 幼小心灵上的血与火..... (8)

三 一双渴求的眼睛..... (13)

第二章 踏上军事文学的征途

——战争年代的创作..... (23)

一 难以遏制的激情..... (24)

二 一行行闪光的脚印..... (27)

三 空隙毕竟是空隙..... (34)

第三章 这是一座里程碑

——五十年代的短篇小说..... (38)

一 掀起复仇的狂飙..... (40)

二 高扬的“爱的大纛”..... (55)

三 一群“熟悉的陌生人”..... (68)

四 摇曳多姿的表现..... (88)

第四章 一曲乡情浓郁的战歌

- 六十年代的散文…………… (104)
- 一 作家笔下的“胶东人”…………… (108)
- 二 “我是吃胶东水长大的……”…………… (113)
- 三 晨雾深处的“乡音”…………… (120)
- 四 这里反映着才华…………… (125)
- 五 扑面而来的“阳刚之气”…………… (132)

第五章 迎着“海啸”搏击

- 七十年代的长篇小说…………… (137)
- 一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…………… (138)
- 二 在继承传统中开拓…………… (145)
- 三 把散文引入小说…………… (153)
- 四 丹青妙笔绘新图…………… (161)

第六章 向着新的高度攀登

- 八十年代的“三赋”…………… (168)
- 一 对“民族魂”的深情呼唤…………… (169)
- 二 新时代的“弄潮儿”…………… (176)
- 三 浩劫之后的思索…………… (180)
- 四 标志着作家的成熟…………… (193)

第七章 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

- 有关创作理论著作…………… (207)

结语…………… (213)

跋…………… (217)

引 言

迎着呼啸的海风，迈着坚实的步伐，肩负胶东父老的重托，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，锲而不舍地向文坛的高峰冲去——这，大约就是作家峻青的形象。

但是，他并非孤军奋战。在几十年披荆斩棘的攀登路上，他惊喜四顾，发现在他身前，在他身旁，在他身后，有着一群几乎跟他走过完全相同道路的作家。啊，这条路，应该是一个“群体”的概括！

也许，在百花吐艳的明媚春光里，在群英荟萃的文坛盛会上，凭着那熟悉的乡音，浓郁的乡情，胶东籍的文坛战友们，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一起来了。数量之多，阵容之强，令人惊叹。他们当中，有在散文阵地内独树一帜的杨朔，也有在戏剧战线上名重一时的马少波，还有在小说领域里硕果累累的曲波、冯德英……你看，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，谈笑风生，忆往追来，豪情满怀。而峻青就在他们中间。

胶东籍的当代作家，的确是一个十分壮大的“群体”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约有数十名之众。胶东的每一个地区，差不多都推出了自己的作家。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以外，在全国知名的还有：于黑丁、安波、董均伦、臧运远、虞棘、慕湘、赛时礼、于寄愚、申均之、慕柯夫、包干夫、翟永瑚、蓝澄、海默、丁宁、漠雁、肖平、江源、肖玉、宋协周、所云平、任斌武、孔林、林井然、林雨、翟剑萍、于良志、张岐、郭先红、严阵、牟崇光、丛正里、姜树茂、石英、汤吉夫、木青、迟松年……真是不胜枚举。至于在新时期崛起文坛的新秀中，属于胶

东籍的也不乏其人。被誉为“三点成一面”、连年爆响文坛的王润滋、张伟、矫健，是胶东人；近年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引人注目的尤凤伟、李延国、莫言、纪宇，是胶东人；还有以反映东北大地神奇生活著称的文学闯将邓刚、梁晓声，也是胶东人。胶东籍的当代作家队伍，真可谓兵强马壮，后继有人。

两代人似乎具有不同的特点。老一代的作家大部分都是穿着军装成长起来的，他们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，在革命战争的试金石上磨砺了自己的笔；而年轻一代的作家则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，他们大都是在历经了十年浩劫的磨难之后，怀着炽热的追求投身于文学的行列。但是，两代人之间不论有多么大的差异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，这就是他们与胶东大地的不可分割的联系。尽管这支队伍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组合体，或许也根本找不到共同的师承关系，甚至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学者也从未曾提出过“胶东作家群”的概念，但这并不妨碍文学评论工作者思索：为什么在胶东这个面积不足三万平方公里、人口仅一千四百余万的地方，竟然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涌现出这么一大群作家呢？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？

我们认为，这一“群体”的产生，究其原因，与胶东的依山傍海的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与那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，与那悠久醇厚的民风民俗，与尚未被学人深入研究的“东莱文化”，甚至与在沿海扎根的道教的影响，与现代文明在这里的渗透，与道情民歌、渔家号子……总之，与胶东的“文化沉积层”，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更无须说，与胶东那风起云涌的现代革命斗争历史的必然联系了。老一代作家之所以能在不同地域、不同岗位上如潮涌现，你追我赶，蔚为大观，当然首先是革命战争造就的结果。年轻的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，但是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战火的光辉，无论从思想内容上看，还是从艺术风格上看，都可以透视出染红胶东大地的鲜血的潜影。比如，被评论家们经常提到的“民族忧患意识”，在新时期胶东籍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得就相当集中，相当

强烈。这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自然，要全面地探求这种联系，是一项非常浩繁的“系统工程”；可是，从这一“群体”中选择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深入探索，不是也能窥测出某些奥秘而给人以启迪吗？那么，峻青作为这个“群体”的代表是完全合适的。因为他和其他优秀的胶东籍作家一样，不愧是胶东大地之子！“地灵自有人杰”，这是峻青评论别人时说过的一句话，现在借用来评说峻青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
第一章 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

——创作前的准备

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童年，但由于生活境遇的差异，却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色彩。峻青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呢？他的回答是：

“我的儿童时代，是在苦难与欢乐，黑暗与光明中度过的。”

一 苦水里泡大的孩子

一九二三年三月，峻青出生在山东省海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——西楼子村。这是一个只有百十户人家，散布在山沟里的美丽的小村庄。周围全是山，都不高，但非常秀气；村东有一条小河，水流不大，却常年不断。这真是胶东的山水哟！它漱着发亮的沙粒儿流，终日唱着欢快而恬静的歌。村边的山沟里，尽是杏树。山村春早，当海风还夹着寒意吹来的时候，这里的杏花就全开了。那才叫“怒放”哩！满山沟里，层层叠叠，象云雾在飘，象波浪在涌。童年的峻青挎着篮子穿过这繁花似锦的杏林去挖野菜，当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，他会多次借用“依然十里杏花红”的诗句，来抒发他对故乡的无限怀恋与赞美之情；可是，毋庸置疑，家乡的景色也确实曾经诱发了他最初的美感。虽然他当时不可能理解“秀色可餐”的真正含义，但却事实上被那秀丽的景色所迷恋而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了。

他的家乡又处在大海之滨。在童年的峻青的眼里，那一碧无

垠烟波浩渺的大海，就象是一个幽美神秘变幻莫测的童话世界。春夏秋冬，风雨阴晴，日出日落，潮涨潮退，大海所呈现出的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，曾给他以多么大的满足啊！因此，他从小就热爱大海，简直是爱得发狂，爱得着迷。在到海滩去赶海的余暇里，他常常一连几个钟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大海的岸边，看那潮起潮落，帆来帆往；也常常整半天地泡在那海水里面，随着碧波翻腾，迎着白浪搏击。后来的峻青，能用如椽之笔把大海写得那么美，恐怕也能从这里找到契机。他那豪放的性格以及文如其人的艺术风格，也是跟从小受大海的陶冶分不开的。

但是，大自然的美色毕竟不能填饱辘辘饥肠，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他更多体味到的，却是生活给予他的苦难和辛酸：

“我的家里很穷，经常吃不饱穿不暖，挨饿受冻。特别是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生活就更加困难。所以一到那青黄不接的春天时，我和风雪还有弟弟们就经常是整天都挎着篮子到山野里去挖野菜，橐树叶。

“.....

“拾柴草比挖野菜还要艰苦，还要困难。

“首先是冷，单薄的衣服，怎么也耐不住那从山谷里吹来的刺骨的寒风，耳朵和脸冻得象猫抓似地疼痛，手脚都冻麻了。”

（《风雪》《雄关赋》第149—151页）

这便是作家童年的生活！峻青那刚满八岁的妹妹——风雪（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哟！），就是在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中，被贫穷和愚昧吞噬了年幼的生命。一九八〇年，已近老年的峻青，含着眼泪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往事，依然是那么清晰，那么痛切。当我们在《风雪》中读到 he 为了拯救妹妹的生命，爬上老荦盘高高的青杨树去掏鸟蛋而与鸦鹊搏斗的时候，读到 he 为了从十里开外的狐仙洞挖回一把黄泥给妹妹“治”病，在风雪交加的夜里沿着陌生而崎岖的小路拚命奔跑的时候，每一个读者的心都会为之颤栗的。残酷的生

活终于“夺去了这个可爱的小小生命”，也把仇恨的种子播在峻青的小小心田里。

在妹妹死去不久，胶东半岛的一场大饥馑，又无情地夺走了峻青久病不起的母亲的生命。亲爱的母亲的不幸去世，使他那苦难的童心承受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他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里回忆道：

“我的母亲去世的那天，那时我才十二岁。当我看到那一铲铲黄土，把我慈爱的母亲埋到了地下，我忽然惊而绝望。当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妈妈了的时候，不禁心如刀搅，一头扑到了妈妈的坟上，嚎着嗓子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，一直哭得昏了过去。……”

（《我与散文》《峻青谈创作》第134页）

母亲的去世，使他那本来就窘迫而惨淡的家境，就显得更加艰难了。为了活下去，只有十三岁的峻青，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门，跨过村北的小河，到山东村为一个经营花边生意的“东家”当小伙计。小小的年纪不仅要在花边作坊里做工，还要经常和长工一起下地务农，和牛倌一起上山放牛，和厨师一起下厨做饭，甚至还要给“东家”推磨、压碾。劳动是异常繁重的，无偿的，而生活却是十分悲惨的，痛苦的。作家在追述起这段生活时说：

“我清楚地记得：三九寒冬，天上飘着雪花，我却在鸡叫的时候，砸开村东河里的冰，两腿泡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花边。刺骨的西北风，吹得身上、特别是手脚针刺般的疼痛。还要经常用脚踏车推着几百斤重的货物，翻山越岭到数百里外的城镇上去送货，有几次在横过春天干枯了的五龙河的时候，车轮深陷在那宽达五、六里的沙滩里，费尽全身之力，也推不到几步远，由于过度劳累和饥饿，数次昏倒在河滩的沙地上。……”

（《我的自传》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》〈上册〉第599页）

“寒霜单打无根草，老天偏欺苦命人。”就在他进花边工厂的这

一年，天外又飞来了横祸：峻青的父亲吃了官司，被抓到了县城，关进了大牢。究其原因，仅仅是为村里学校的事，他觉着不公，跟把持校政的银匠铺里的掌柜的发生争执，打了起来，被告了官。年仅十三岁的峻青，曾几次跋山涉水，奔波上百里路到县城大牢去探监。可是，没有钱，住不上店；没有钱，探不上监，见不了父亲的面；没有钱，递不上状子，有理无处说，有冤无处申。最后只好在新结识的好心的小伙伴的指引下，爬上监狱围墙外面高高的白杨树，借放风的机会，偷偷地看上一眼被关押的父亲。

穷人的孩子万般无奈，只能向城外的大海倾诉衷肠：

“浪涛啊，你就用力地冲吧，冲吧，把这监狱的大门冲开，把围墙冲倒，把那衙门也冲个粉碎！”

（《探监》《沧海赋》第317页）

面对孤苦无告的孩子的悲愤的祈求，只见一个巨浪，“激起了一道冲天拔地的水柱，炸开了一片白濛濛的浪花。……”这是大海的愤怒，也是童年的峻青的仇恨。这一段探监的生活，使他过早地体验到了那世态的炎凉，过早地成熟了。生活对于他来说，真是太不公平了！

当然，童年的峻青所受的苦难，绝不仅仅是他一家人的苦难，而是那一个时代胶东广大人民苦难生活的缩影。当时的胶东，的确是一个兵慌马乱、战争频仍的年代。从峻青出生到他长到十几岁，正是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，胶东人民，也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水深火热之中。忽而是张宗昌，忽而是刘珍年，忽而又是韩复榘。他们在不停地掠夺，不停地火并，纵兵为匪，兵匪一家，横行乡里，无所不为。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，连起码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。真可谓：穷人背上两把刀；租子重，利钱高；穷人眼前路三条：跳井，上吊，坐监牢。

峻青的苦难，实在是一个时代的阶级的苦难。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，这里还包含着民族的苦难。

胶东是我国较早地被列强们敲开“门户”的地方之一。早在中